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四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也玄子三孫馬思存預校

口問第二十八

黃帝閒居辟左右而問於岐伯曰余已聞九鍼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岐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黃帝曰願聞口傳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論不在經者

請道其方（許照同臣于云 照上他戶音侍）

此言有所當口傳者以其論之不著乎經中也

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歧伯荅曰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寫足少陰補足太陽（分背華去声江左 瀉之而欠數音東）

此言人之所以欠及所以寐與寤而有刺之之法也欠氣相引也（素問宣明五氣篇亦云 九鍼論皆曰腎主欠）人之所以欠者正以衛氣晝日行于陽經（足手六陽經）夜半則行于陰經（足手六陰經）

陰氣專主于夜而行之夜之時則必臥盖衛氣之爲一

者主于上行營氣之爲陰者主于下行 [illegible] 茲

以陰氣積于下陽氣以夜半之時亦在于下而未得盡

上故陽氣乘夜半之後乃相引而上陰氣則相引而上

陰陽相引故數上爲欠也至人之所以寤寐者以夜半

之時萬民皆臥命曰合陰斯時衛氣已盡營氣方盛故

目瞑而寐至夜半之後則陰氣已盡陽氣方盛當從此

而寤矣此不寐而多爲欠者以足少陰腎經有邪故不

能寐宜瀉其照海穴陽蹻盛故多欠宜補足太陽膀胱

經之申脈穴也

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于胃胃氣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為噦補手太陰瀉足少陰（噦於月切）

此言人之所以噦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一氣入于胃胃得穀氣而化之遂成精微之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之五藏六府（三經脈篇之次）今有寒氣之故者在于胃中而又有穀氣之新者以入于胃則新故相亂真氣與邪氣相攻（真氣即胃氣邪氣即寒氣）彼此之氣并而相逆所以復出于胃而為噦也當補手太陰肺經及瀉足少陰腎經可也

黄帝曰。人之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陰氣盛而陽氣虛。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而陽氣絕。故爲唏。補足太陽。瀉足少陰 唏許几切

此言人之所以唏。而有刺之之法也。釋文言哀痛不泣曰唏。人之所以唏者。以陰氣反盛。且疾。陽氣反虛。且徐且絶。故爲唏耳。治之者。宜補陽而瀉陰。當於足太陽膀胱經陽蹻脉氣所出者補之。足少陰腎經陰蹻脉氣所出者瀉之

黄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于皮膚。陰氣盛。陽氣虛。故爲振寒。寒慄。補諸陽

此言人之所以振寒而有刺之之法也振寒者身寒而振動也葢以寒氣客于皮膚其陰氣盛陽氣虚故陰盛則爲寒且寒而戰慄當補諸陽經以溫之則陽勝而陰衰矣

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歧伯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爲噫補足太陰陽明一曰補眉本也

此言人之所以噫而有刺之之法也噫不平聲也葢以寒氣客於胃中厥逆之氣從下而上其氣之散也復出于胃故爲噫當補足太陰脾經足陽明胃經以溫之一曰取足太陽膀胱經之在眉本名攢竹者以刺之

黃帝曰人之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陽氣和利滿於心出于鼻故爲嚏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上也

此言人之所以嚏而有刺之之法也嚏噴嚏也蓋以人之陽氣平和順利滿溢于心故上升于鼻而爲嚏當補足太陽膀胱經曰攢竹者以刺之一曰在眉近于上者是也兩眉頭少陷宛宛中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鍼灸聚英云主風眩史

黃帝曰人之嚲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胃不實則諸脈虛諸脈虛則筋脈懈惰筋脈懈惰則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爲嚲因其所在補分肉間嚲音妥釋云丁果切則是首身下垂而不能舉也觀本經下文有因其所在補分肉間則嚲必有定所且有分部彼以避爲釋者是乃以讀之爲躲而遂釋之爲避也義甚不通

此言人之所以嚲而有刺之之法也蓋以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胃虛則諸脈虛而筋脈懈惰後更強力入房所以氣不能復而爲嚲也當因其所在以補其分肉間耳

黃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脈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脈感宗脈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則泣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補天

柱經挾頸此節可與紫閣解精微論參看

此言人之所以泣涕而有刺之之法也。蓋人泣涕出于目。本于心。形于口鼻。正以心爲五藏六府之主。目爲宗脉之所聚。又爲液氣上升之道路。口鼻爲氣之門戶。故凡悲哀愁憂者。則心主動而五藏六府隨之以搖。搖則宗脉動而液道開。泣涕之所以出也。且此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一開。則泣不止而液竭。精不灌而目盲。其名曰奪精。當補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穴。此經乃挾於後之項頸者是也。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鍼二分。留六呼。灸七壯

黄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氣使然。歧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也

此言人之所以太息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心皆有系。唯憂思則心系緊急。而氣道斂約。約則出氣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當補手少陰心經手厥陰心包絡經及足少陽膽經。皆留其鍼以補之也

黄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歧伯曰。飲食者皆入于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

此言人之所以涎下。而有刺之之法也。人之涎何所出

下。正以飲食入胃。則胃暖而蟲動。胃氣之在上脘作勢

緩而不下降。所以在上之廉泉開。而涎下也。當取足少

陰腎經以補之。蓋補陰。則任脈下盛。而上之廉泉通。廉

泉通而涎下于內。不下于外矣

黃帝曰。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脈之所

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者。故耳鳴

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

此言人之所以耳鳴。而有刺之之法也。耳爲宗脈之所

聚。胃爲宗脈之所生。惟胃中空。則宗脈虛而下流。其在

上之脉氣隨絡耳遂爲之鳴也當補足少陽膽經之客主人穴耳。一名上關耳前起骨上廉開口有空張口取之乃得其深鍼一分留七呼灸三壯及手大指爪甲上曰少商者。乃手太陰肺經穴也大指端內側去爪甲如韭葉白肉際宛宛中鍼一分留三呼不宜灸

黃帝曰人之自嚙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厥逆走上。脉氣輩至也少陰氣至則嚙舌。少陽氣至則嚙頰陽明氣至則嚙唇矣視主病者則補之

此言人之所以嚙舌。而遂及嚙頰嚙唇者各有刺之之法也凡人之嚙舌者。皆氣逆走上所致也。且各經脉氣以輩而至故手少陰心經之氣至則嚙舌。以舌爲心經

之竅也手少陽三焦之氣至則嗌頰以頰爲三焦經之
脉絡也手陽明大腸經之氣至則齒唇以唇爲大腸經
之脉路也各視主病之經以補之耳
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爲
不足故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
目爲之眩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腸爲之苦鳴下氣不足
則乃爲痿厥心悗補足外踝下留之
此承上文而言十二邪之走空竅者以正氣不足而然
也由上文十二項觀之皆不正之邪走于空竅者也故
邪之所在皆由正氣不足而邪得以乘之惟上氣不足

則腦空耳鳴頭傾目眩矣中氣不足則便變腸鳴矣下氣不足則爲痿厥而心悶之悗矣皆當補足外踝下留之所見足太陽膀胱經崑崙穴是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腎主爲欠取足少陰肺主爲噦取手太陰足少陰唏者陰與陽絕故補足太陽瀉足少陰振寒者補諸陽噫者補足太陰陽明嚏者補足太陽眉本嚲因其所在補分肉間泣出補天柱經俠頸俠頸者頭中分也（頭之中部分之而下見）太息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泣下補足少陰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自齧舌視主病者則補之目眩頭傾補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

俛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刺之太衝刺之太白一曰足外踝下留之

上文各項所治之經既條答矣而此復因帝問治法遂重言以申之也

師傳第二十九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

陽脉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黃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癉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饑臍已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饑小腹痛脹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縱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去聲死而樂去聲生告之以其敗

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黃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悽愴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

此詳言便病人之法也病有中熱消癉則以寒為便中寒之屬則以熱為便　如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而善飢其臍已上之皮當熱若腸中有熱則後出黃色如糜而臍已下之皮則冷也　如胃中寒則腹當為脹若

腸中寒則腸中鳴而爲飧泄也　如胃中寒而腸中熱則胃中寒者當脹而腸中熱者必泄也　如胃中熱而腸中寒則胃中熱者當疾飢而腸中寒者小腹必痛且脹也此腸胃之寒熱不同似爲難便而之所以有胃欲寒飲腸欲熱飲爲問則胃有寒時當飲之以熱而熱者非其性腸有熱時當飲之以寒而寒者非其性兩者相逆便之甚難況王公大人血食之君禁其欲則其志逆順其欲則其病加固難於便而治法難于先也殊不知人情惡死而樂生凡致死之事告之以其敗開之以其所苦凡致生之事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則逆之

者亦有不樂從者也。且治有所先。法不容旣。春夏陽氣
在外。病亦在外。故先治其後病之標。而後治其先病之
本。秋冬陽氣在內。病亦在內。故先治其先病之本而後
治其後病之標。此治之者。必有所先不得以順其志而
可合法以狥之也。至于飲食衣服之類。則彼固有所便
而吾亦可以曲全之耳。故飲食衣服必欲其適乎寒溫
彼之衣服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不至于悽愴
熱而法不可熱。但使之熱不至于出汗可也。又彼飲食
欲熱而法不可熱。但使之熱無灼灼。欲寒而法不可寒
但使之寒無滄滄。可也。寒溫中適。則元氣自持。乃不致

有邪僻矣凡此此者皆所以便病人也子所治民與自治
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入國則問俗入
家則問諱上堂則問禮未有可以逆而治之者而獨公
臨病人之際可不問其所便也哉

黃帝曰本藏以身形支節䐃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焉今
夫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而問焉誰可捫循之而後荅
乎岐伯曰身形支節者藏府之蓋也非面部之閱也黃帝
曰五藏之氣閱于面者余已知之矣以支節知而閱之柰
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爲之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黃
帝曰善岐伯曰五藏六府心爲之主缺盆爲之道骬骨有

髂以候髃骬黃帝曰善歧伯曰肝者主爲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大黃帝曰善歧伯曰脾者主爲衛使之迎糧視脣舌好惡以知吉凶黃帝曰善歧伯曰腎者主爲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黃帝曰善髃音於骬音髂骬音于

此言身形支節可以候五藏也本藏本經篇名帝問本藏以身形支節䐃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則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分至尊也從而問之誰敢捫循其支節䐃肉而後荅之捫之固難荅之無據伯言支節爲藏府之蓋非比面部易閱故五藏之氣閱于面帝雖知之然支節亦有可閱而知不必于捫循之也肺爲藏府之蓋

凡巨肩陷咽者肺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可候矣大義見本藏篇餘倣此心為藏府之主而氣之升降其道在于缺盆即其髃骬之骨端曰髃骬者有餘以形于外則可以驗髃骬而知其心之堅脆小大高下偏正矣肝為將軍之官使之候視乎外故欲知肝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當視其目之小大脾主為衛使之在外以迎糧故視唇舌好惡而知脾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腎主為外使之遠聽故視耳之好惡而知腎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

黃帝曰善願聞六府之候岐伯曰六府者胃為之海廣骸大頸張胷五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大腸唇厚人中長以

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膽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
央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府者也上下三等藏安且良
矣[illegible]十[illegible]此之傳 已[illegible][illegible]而畢

此言身形可以候六府也三焦乃約三焦為決瀆之官
者約而不漏也身形上中下三停相等則藏府在內者
安且善矣

決氣第三十 決論一氣六名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脉余意以為一氣耳今乃
辨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岐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
常先身生是謂精何謂氣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

府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何謂液岐伯曰穀入氣滿淖澤注于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脈岐伯曰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

此詳言曰氣之義也精氣津液血脈分而言之則有六總而言之一則曰氣故此謂之曰一氣而分則曰六氣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蓋當男女相構之時兩神相合而成所生男女之形此精常先其身而生者[illegible]其形矣足之謂精也　宗氣即大氣積于上[illegible]

發于藏府而宣布于穀精微之氣味此氣薰乎皮膚其身形澤其毫毛誠若霧露之灌漑萬物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如霧夫是之謂氣也　津生于內而腠理發泄于外其汗出似湊湊然夫是之謂津也　穀氣入于胃化爲精微之氣充滿淖澤分注于骨骨屬屈伸洩澤其骨上通于腦腦爲髓液從玆補益外而皮膚從玆潤澤夫是之謂液也　營衛生會篇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故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夫是之謂血也　宗氣行于經脈之中其脈流布諸經而營氣

從之以行無所避是之謂脈也

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脈之清濁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也

此言六氣之脫者各有其候也

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貴賤善惡可爲常主然五穀與胃爲大海也

此言各部爲六氣之主而胃又爲之大海也帝問六氣者可較其貴賤否伯言各部皆有六氣故六氣各有部

主脉陽明多氣多血太陽多血少氣五精五液五臟之類各部皆有之也然本部所重者為貴為善別部所有者為賤為惡其本部各為常主也但此六氣者成于五穀精微之氣而胃則納五穀而成之故胃又為六氣之大海耳

腸胃第三十一

（內言腸胃之數故名篇）

黃帝問于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脣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

上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廻周疊積其注于廻腸者外附于臍上廻運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廻腸當臍左環廻周葉積而下廻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廻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廻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此言腸胃自所入至所出之度數也　小腸上口胃之下口小腸後附于脊從左環廻周疊積其所注之物以

入于廻腸者。外附于臍上。廻運計環十六曲。大四寸。徑口八分分之少半。即三分也。其長三丈三尺　廻腸者、大腸也。大腸上口、即小腸下口也。大腸當臍左環廻周葉積而下。廻其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即五分也。長二丈一尺　廣腸者。直腸也。廣腸附脊。以受廻腸之物。左環葉在脊之上下。盤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則是二寸七八分也。其長計二尺八寸。

平人絶穀三十二　內論平人絶穀七日則死故名篇

黄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横屈受水穀三斗

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
其精微慓悍滑疾。下焦下既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
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
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
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
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
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illegible]
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
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
氣也。故腸胃之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

後二斗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十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故也

此詳言平人皆不食而死之故也。平人者。無病之人也

海論第三十三

內論人有四海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法于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于營衛血氣。夫十二經脉者。內屬于府藏。外絡于肢節。夫子乃合之于四海乎。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于海。海有東西南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

四海以應四海也黃帝曰遠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岐伯答曰必先明知陰陽表裏榮輸所在四海定矣黃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下至三里衝脉者爲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于大杼下出于巨虛之上下廉膻中者爲氣之海其輸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于人迎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于其蓋下在風府

此言人之有四海也人有四海者即下髓海血海氣海水穀之海也十二經水者即清水渭水海水湖水汝水澠水淮水漯水江水河水濟水漳水也夫天下經常之

水固有十二而此水皆注于海海有東西南北之四方故不日十二而止曰四海也惟胃爲水穀之海其輸穴上在氣衝即氣衝穴㨿下八寸腹下夾臍相去四寸在鼠鼷上一寸動脉應手宛宛中乃衝脉所起也鍼三分留七呼氣至即瀉灸三壯下至三里膝下三寸骭骨外廉大筋內宛宛中兩筋肉分間鍼八分留十呼瀉七吸灸可至百壯惟衝脉爲十二經之血海其輸穴上在于足太陽膀胱經之大杼項後第一椎下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陷中鍼三分留十呼禁灸下出于足陽明胃經之巨虛上廉與巨虛下廉上巨虛三里下三寸舉足取之鍼三分灸七壯下巨虛上廉下三寸蹲地舉足取之鍼三分灸可至七七壯惟膻中爲氣之海其輸穴在于督脉經天柱骨之上下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鍼三分留六呼灸七壯前在於足陽明胃經之人迎

項大脈應于結喉兩旁一寸半。禁鍼灸。

惟腦爲髓之海。其輸穴在于其蓋。即督脈經之百會前頂後一寸半中央鍼二分灸七壯下在于督脈經之風府一名舌本。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休立下。禁灸。令人失音。鍼三分

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

此言四海之得生且利者。以其順而善調之。否則敗與害至矣

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悗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

此言四海之逆順。先舉氣海也。人偏勝者。以言之。見其所

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有餘者邪氣有餘而實也不足者正氣不足而虛也下文倣此

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

此言血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蓋承上文衝脈為十二經之海者而言耳

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饑不受穀食

此言水穀之海偏勝則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

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

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

此言髓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為逆及此則為順也

黃帝曰余已聞逆順調之柰何岐伯曰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無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

此言善守四海之輸穴以善調之則有利無害得順而不得逆也審四海之容而善守之以行補寫之法虛則補之實則寫之則有利無害其順者可復否則逆而為敗矣

五亂第三十四 内言氣有五亂故名篇

黃帝曰。經脉十二者。別爲五行。分爲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

帝曰。何謂相順。岐伯曰。經脉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爲四時。四時者。春秋冬夏。其氣各異。營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黃帝曰。何謂逆而亂。

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脉。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于胷中。是謂太悗。故氣亂于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于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于腸胃。則爲霍亂。亂于臂脛。則爲四厥。亂于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悗音悶

此言人有五亂。而諸證各有所見也。夫脉與四時而相

合。夫是之謂順也。惟清氣宜升當在于陽。反在于陰。濁氣宜降當在于陰。反在于陽。營氣陰性精專。固順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衛氣陽性慓悍滑利。宜行于分肉之間。今晝未必行于陽經。夜未必行于陰經。其氣逆行。乃清濁相干。亂在胸中。是之謂大悗也。故氣亂于心。或亂于肺。或亂于腸胃。或亂于臂脛。或亂于頭。各有其證候者如此

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岐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謂身寶。黃帝曰善。願聞其道。岐伯曰。氣在于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于肺者。取之手太陰滎

足少陰輸。氣在于腸胃者。取之足太陰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氣在于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陽滎輸。氣在于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後取其陽明少陽之滎輸

此言治五亂者。而各有刺之之穴也。道者。脉路也。邪之來也。必有其道。則邪之去也。亦必有其道。審知其道。而善去之。斯謂養身之寶此四語雖爲刺病而發。凡醫工能熟玩之。則治病必究標本。用藥必究經絡真邪。必審補瀉。不妄乃爲醫家切要之法也故氣亂于心者。當取之手少陰心經之輸穴神門掌後銳骨端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七壯手心主。即厥陰心包絡經之輸穴大陵掌後骨下兩筋間陷中。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氣亂于肺者。取足太陰脾經滎穴魚際大指本節後內側陷中。鍼一分

鍼三呼灸三壯

足少陰腎經之輸穴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中人有脈則生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氣在于腸胃者。取之足太陰脾經之輸穴太白（足大指內側內踝前核骨下陷鍼一分留三呼灸二壯）足陽明胃經之輸穴陷谷（足次指外間本節後陷中去內庭二寸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如刺之而邪氣不下。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里

氣在于頭者、取之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鍼二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不及灸日七壯灸百壯。）又取手本經之大杼。如取之而病尚不知。又當取本經之滎穴通谷。輸穴束骨（通谷足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鍼二分。留五呼灸三壯。束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

氣在于臂足者當先去其臂足之血脈。然後在臂則取手陽明大腸經之滎穴

二間（食指本節前內側陷中。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輸穴三間（食指本節後內側鍼三分留灸三壯）手少陽三焦經之滎穴液門（手四指間陷中捋拳取之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輸穴中渚（手四指本節後陷中液門下一寸鍼二分留三呼灸三壯）在足則取足陽明之滎穴內庭（足次指外間內側陷中灸三壯鍼三分）輸穴陷谷。（足次指本節後陷中去內庭二寸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足少陽膽經之滎穴俠谿。（足四指岐骨間本節前陷中鍼三分留三呼灸三壯）輸穴臨泣（足四指本節後間陷中去俠谿一寸半鍼二分留五呼灸三壯）

黃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瀉無形。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逆也。黃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命曰治亂也

此言治五亂者。惟以導氣不與補寫有餘不足者同法也。凡有餘者。則行寫法。不足者。則行補法。今治五亂者則其鍼徐入徐出。導氣復故而已。不必泥定補寫之形。以其精氣相同。非真有餘與不足也。不過亂氣之相逆耳。何必以補寫爲哉

脹論第三十五 內詳論藏府脹由脹形治法故名篇

黄帝曰脉之應于寸口。如何而脹。岐伯曰其脉大堅以濇者。脹也。黄帝曰。何以知藏府之脹也。岐伯曰。陰爲藏。陽爲府

此言據脉可以知脹。陰脉屬藏。而陽脉屬府也。脉見寸

口。其脈大者。以邪氣有餘也其脈堅者。以邪氣不散也
其脈澁者。以氣血遊滯也故為脹然脈大而堅者為陽
脈。其脹在六府。脈濇而堅者。為陰脈。其脹在五藏也
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于血脈之中耶。藏府之內乎。
岐伯曰。三者一云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脹
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于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胷脇。
脹皮膚。故命曰脹。黃帝曰。藏府之在胷脇腹裏之內也。若
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
各異。願聞其故此處必闕乃岐伯詞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岐伯曰
夫胷腹。藏府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太倉也。

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脉。衛氣逆爲脉脹。衛氣並脉循分爲膚脹。三里而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寫。按黃帝本紀記其民不習僞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則此時有宮城矣

此明言脹之所舍。而脹則成于衛氣之逆。其法在于急寫三里也。夫脹不在于血脉之中。亦不在于藏府之內。乃在于藏府之外。胃腸之內。排其藏府。而以胃腸爲郭。其皮膚亦爲之脹。此則脹之所舍也。且藏府在胃腸腹裏之內。雖同處于一域。然其病各有所異者。以其各有

畔界也。故胃腸為藏府之郭。膻中為心主之宮城。胃為太倉。咽喉小腸為傳送水穀之道。胃有五竅。為閭里門戶。廉泉玉英即玉堂俱任脈經穴為津液之道。所以藏府各有畔界。而病亦各有形狀也。然其所以脹者。不在于營氣而在于。衛氣蓋營氣陰性精專。隨宗氣行。不能為脹。唯衛氣逆行。則並脈循分肉者。始為脈脹。而成為膚脹耳。是以胃為藏府之海。而三里為胃經之合。當瀉其三里。病近者。一次瀉之。病久者。三次瀉之。不必拘其虛實。而工在于急瀉之也

黃帝曰。願聞脹形。岐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臥不安。肺

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悗。體重不能勝衣。臥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

此下二節。明上節之病。各有形狀。而此節以五藏之脹形言之也

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䐜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癃。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

此以六府之脹形言之也按邪氣藏府病形篇有大腸者諸證與此同

凡此諸脹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鍼數不失寫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夭命補虛寫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久塞其空虛則補之其穴空皆正氣充塞

此言治脹之法補寫有得失而醫工分高下也

黃帝曰脹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有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為脹也

此言脹之所由生也衛氣之行于人身晝行于陽經夜

行了陰經並脈循分肉而行。出入之間自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故五藏隨時以更始。五穀自化。惟厥氣從下而逆。則營衛遂失其常。而留止不行。寒邪隨厥氣以上行。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而為脹耳。上文言衛氣逆為脈脹。又並脈循分肉為膚脹者。此可見矣

黃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于真。三合而得。帝曰。善

黃帝問于岐伯曰。脹論言無問虛實。工在疾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岐伯對曰。此言陷于肉肓而中氣穴者也。不中氣穴則氣內閉。鍼不陷肓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其于脹也當

瀉不瀉。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焉有殆者乎。其于脹也。必審其脈。當瀉則瀉。當補則補。如鼓應桴。惡有不下者乎

此言脹之愈與不愈。在于鍼之有得失也。上文言脹貴于急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下之者三而病有不下者。正以邪之陷于肉肓。而中于氣穴。故鍼之者。必當中于氣穴肉肓可也。蓋不中氣穴。則邪氣必閉于肉。鍼不陷肉肓。則邪氣不行于外。致使此邪上越所刺之肌肉間。則衛氣相亂。陰陽諸經。相乘而逐其脹。當瀉不瀉。邪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務使氣下而止。鍼設若不

下又復始鍼厥可以萬全也且驗脹之退否脈脹則脹脹則寫之脈退則退退則補之其法有如此者

五癃津液別第三十六 別彼劣切內論五液而病為水脹則必為癃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水穀入于口輸于腸胃其液別為五天寒衣薄則為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為汗悲哀氣并則為泣中熱胃緩則為唾邪氣內逆則氣為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為水脹余知其然也不知其所由生願聞其道岐伯曰水穀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留于分肉之間聚沫則為痛

天寒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下流于膀胱則爲溺與氣五
藏六府心爲之主耳爲之聽目爲之候肺爲之相肝爲之
將脾爲之衛腎爲之主外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于
目心悲氣并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夫
心系與肺不能常舉乍上乍下故欬而泣出矣中熱則胃
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逆
故唾出

此言五液之所由生也但言水之所以有津與液者正
以水穀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上注其氣于氣海之中
精爲宗氣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者上焦爲宗氣之所

出。中焦爲營氣之所出。下焦爲衛氣之所出。其出其氣以溫外之肌肉充外之皮膚者爲津其在內之流而不行者爲液　人之所以有汗者正以天暑衣厚則人之腠理開。故汗出。若有寒氣留于分肉之間則沫聚而爲痛也　人之所以有溺與氣者。正以天寒則腠理閉。內之氣與濕俱不行其水下留于膀胱則爲前溺與後氣耳　人之所以有泣者。正以五藏六府。心爲之大主。而耳目肺肝脾腎皆所以輔相此心者也人義見素問靈蘭秘典論十二官相使中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于目。如心悲氣并。故心系急。肺葉舉。液隨之而上溢。此泣之所由出也。蓋心

系以脈不能盡舉本作上而作下者今心系急而肺葉舉所以欬而泣出也　人之所以有唾者正以胃中熱則消穀消穀之時蟲必上下交作穀既消盡腸胃亦已充郭故胃亦寬緩胃寬則氣得上逆而升唾斯隨氣而上出也

五穀之精液和合而爲膏者內滲入于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于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于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寫津液不化水穀并于腸胃之中別于迴腸留于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爲水脹此津

液五別之逆順也。高當作膏。別如字。下別彼劣切。水脹又見本經水脹論。只當與前篇參看

此原水脹之所由成也。五穀精液。合而成為膏者。滲入于骨空之中。及補益腦髓。以下流于陰股。惟陰陽各經之氣不和。則液溢而下流于陰器矣。其髓液皆減而下行。下行過多則必虛。故腰背痛而脛痠。斯時也。陰陽之氣道不通。四海閉塞。卽海論之四海三焦不能輸寫。其精液無自而化。其水穀并居于腸胃之中。別于迴腸。胱大而不入留于下焦而不行。不得滲入膀胱。故下焦脹而水溢遂使水脹之病所由成也。此乃津液五別之逆順如此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四　終

黃帝內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八五

大明太醫院正文　會稽玄臺子馬蒔仲化注證

弟舉人　姪孫馬貞同全校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內有五閱以觀五氣及五氣為五藏之使故名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官。五閱以觀五氣。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願聞其五使當安出。岐伯曰。五官者五藏之閱也。黃帝曰。願聞其所出。令可為常。岐伯曰。脈出于氣口。色見于明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藏。經氣入藏。必當治裏。按本紀云帝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

此言五官為五藏之外閱。而五色尤驗于明堂也。夫刺

法有五官。如下文鼻爲肺之官。目爲肝之官。口唇爲脾之官。舌爲心之官。耳爲腎之官者是也。此五官者可以閲以觀青黃赤白黑之五氣。正以五氣者。乃五藏之所使。如肝青心赤脾黃肺白腎黑是也。又五時之所謝。如春肝夏心至陰脾秋肺冬腎是也。但五氣所出。可以徵驗五藏者。正以脉絡出于氣口。而五色必見于明堂。其五色迭出。以應五時。各如其常。惟外經邪氣入藏。必當從其以治之。蓋由外固可以知內。而病在于表、得以治外也

帝曰。善。五色獨決于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辨。闕庭必張

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見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以鍼

此言五色雖決于明堂而尤詣部博大者壽必高而病易已也按內經五色篇雷公問五色獨決于明堂乎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即首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五藏安于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安得毋辨乎帝以五色獨決于明堂為疑伯言五官在外眺然可辨其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即兩眉之間也庭者額中也即首面也顏也必開

而張乃立明堂以闕之明堂者鼻也其明堂廣大而爲蕃爲蔽者又見于外蓋頰側謂之蕃耳門謂之蔽耳四周之壁既方地角之基又高引垂向外五色又順平博廣大壽當中百歲也設有病時見此五色則刺之而病必已蓋如是之人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之以鍼而刺之也

黃帝曰願聞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也

此言五官之所在也肺在內而鼻爲之竅所以司呼吸也故爲肺之官肝在內而目爲之竅所以别五色也故

爲肝之官。脾在內。而口唇爲之竅。所以納五穀也。故爲脾之官。心在內。而舌爲之竅。所以辨五味也。故爲心之官。腎在內。而耳爲之竅。所以聽五聲也。故爲腎之官

黃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藏。故肺病者。喘息鼻張。肝病者。眥青。脾病者。唇黃。心病者。舌卷短。顴赤。腎病者。顴與顏黑。

此言五官可以候五藏之病也。鼻者肺之官。故肺病者。當病喘息。其鼻乃張。　目爲肝之官。故肝病者。其目眥必青。　唇爲脾之官。故脾病者。其唇必黃。　舌爲心之官。故心病者。其舌必卷而短。顴亦必赤。　耳爲腎之官。

故腎病者顴與顏皆黑也

黃帝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見其常色殆者如何岐伯曰五官不辯闕庭不張小其明堂蕃蔽不見又埤其墻墻下無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况加疾哉埤音裨卑也

此言諸部狹小者必殆也五藏之脉安所從出五藏之色安所從見其常色見者而又至于危皆帝之所疑也伯言人之五官不可明辯闕庭又不張明堂又狹小蕃蔽不可見其墻又埤墻下無基垂角向外如是者雖無病平常尚有殆者况加之以有病哉

黃帝曰五色之見于明堂以觀五藏之氣左右高下各有

形。岐伯曰。府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

此言面部之左右上下。各如府藏在中之次舍。所以可觀五色于明堂也。帝問五色見于明堂者。可以觀五藏之氣。然左右上下。各有形可驗而一如其在中之度乎。伯言府藏之在中也。各有次舍。而面部之左右上下。悉如其在中之度耳。故可以觀而知也。按本經五色篇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

肢裏也。巨函者。膝膕也。此五藏六府之部分也。此節當與五色篇圖形參看。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首節有行之逆順後分肥瘦壯幼常刺法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鍼道于夫子。衆多畢悉矣。夫子之道應若失。而據未有堅然者也。夫子之問學熟乎。將審察于物而心生之乎。岐伯曰。聖人之爲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爲圓。去矩而爲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常也。黃帝曰。願聞自然奈何。岐伯曰。臨深決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決衝。而經可通也

此言氣之滑澀。血之清濁。行之逆順也

此言鍼道一本于自然之妙也。帝問鍼道畢陳。若有所失而振守難堅。未知由學問而熟。抑亦出心而生。伯言聖人之為鍼道者。合于三才。必有明法以起度數。其法式檢押。乃可傳之後世也。譬之工匠。必用尺寸繩墨規矩。以為長短平水（為物之平莫過于水故曰平水）方圓。此乃自然之道其為教易行。其行之逆順有常。能循其法。譬之臨深決水。循掘決衝而水易竭。經可通也。何也。正以人之氣有滑澀。血有清濁。行有逆順。皆有自然之妙故耳

黃帝曰。願聞人之白黑肥瘦小長。各有數乎。歧伯曰。年質

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廣肩腋項肉薄厚皮而黑色唇臨臨然其血黑以濁其氣濇以遲其爲人也貪于取與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也

此言刺肥人之有法也各有數者各有刺鍼之數也深而留之者深入其鍼而久留之也此乃刺肥人之數而下所言貪夫體也氣血其法宜同故并及之此其數又加益也

黃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唇輕言其血清氣滑易脫于氣易損于血刺此者淺而

人之少去
此言刺瘦人之有法也。廉，薄也。疾，速也。言此等瘦人，其
深而留之，則氣易脫而血易損，故必淺入其鍼而速去
之也
黃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視其白黑，各爲調之。其端正
敦厚者，其血氣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也
此言刺常人之有法也。常人者，不肥不瘦之人也。視其
人之白者、黑者，白者調以瘦人之數，黑者則用肥人之數。有舉
端正敦厚，與上貪于取與者異，其血氣必和調也。刺之
者，固不如肥人之久以留之，亦不如瘦人之淺以疾之

但無失其常數而已

黃帝曰刺壯士眞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壯士眞骨堅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濇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勁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

此言刺壯士眞骨之有法也有等壯士肉少而骨粗者其肉堅其節緩監監然壯其壯力難動此人者其體若重則氣必濇而血必濁刺此者必深其鍼而久留之如肥人之數其體若輕而勁則氣必滑而血必清刺此者當淺其鍼而疾去之如瘦人之留數也

黃帝曰刺嬰兒奈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

此者以毫鍼淺刺而疾發鍼日再可也

此言刺嬰兒之有法也。毫鍼者。九鍼論七日毫鍼取法于毫毛。其鍼宜淺其發鍼宜速。日再者。守一日之內。復再刺之。不可久留其鍼也

黄帝曰。臨深決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氣濁疾寫之。則氣竭焉。黄帝曰。循掘決衝奈何。岐伯曰。血濁氣濇疾寫之。則經可通也氣濁之濁當作滑

此承首節而言臨深決水。循掘決衝之義也。所謂臨深決水者。正以比人之血清氣滑者。疾寫之。而邪氣遂竭猶之臨深淵以決放其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所謂

循掘決衝者。正以比人之血濁氣澁者。疾寫之而經脉可通。猶之循其所掘之處。行用力以并掘之。而水可通也。皆指寫法而言。而自然之妙。寓其中矣

黃帝曰。脉行之逆順柰何。歧伯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

此承首節而言脉之逆順。以各經之所行者。有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也。手之三陰從藏走手者。太陰肺經從中府而走大指之少商。少陰心經從極泉而走小指之少衝。厥陰心包絡經從天池而走中指之中衝也　手

之三陽。從手走頭者。陽明大腸經從次指商陽而走頭之迎香。太陽小腸經從小指少澤。而走頭之聽宮。少陽三焦經從四指之關衝。而走頭之絲竹空也　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者。太陽膀胱經。從項睛明而走足小指之至陰。陽明胃經從頭頭維。而走足次指之厲兌。少陽膽經。從頭前關而走足四指之竅陰也　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者。太陰脾經從足大指內側隱白而走腹之大包少陰腎經。從足心湧泉。而走腹之俞府。厥陰肝經從足大指外側大敦。而走腹之期門也。夫手之陰經自藏而走手為順。則自手而走藏為逆。手之陽經。自手而走頭

爲順則自頭而走于爲逆足之陰經自足而走腹爲順則自腹而走足爲逆足之陽經自頭而走足爲順則自足而走頭爲逆所謂脉有逆順者如此

黄帝曰少陰之脉獨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衝脉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禀焉其上者出于頏顙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于氣街循陰股内廉入膕中伏行骭骨内下至内踝之後屬而别其下者並于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别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黄帝曰何以明之岐伯曰以言導之切而驗之其非

必審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也黃帝曰窘乎哉聖人之為道也明于日月微於毫氂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此言腎脈之下行者以衝脈入腎之絡而與之並行也夫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而獨有足少陰腎經之脈繞而下行與肝脾直行者別何也正以衝脈與之並行故耳蓋衝脈者起于足陽明胃經之氣衝穴為五藏六府之海而藏府之氣皆稟焉其上則出于頏顙滲諸陽經以灌諸經之精下注于少陰腎經之大絡曰大鍾者以出于氣衝又循陰踝之內廉以入于膕中伏行骭骨之內下至內踝之後凡所屬之別于下者並由少陰之經滲

此脾腎肝之三經此則在後廉者然也其在前者伏行出于足面之跗上屬于下之湧泉入循跗以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有邪相結則跗上之脉不動不動則氣厥逆而足冷矣然何以知之導病者以言切病者以脉其跗上果非必動乃可以明不動之爲逆動之爲順而其有邪與否明矣

血絡論第三十九

内論邪在血絡及刺法異應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其奇邪而不在經者岐伯曰血絡是也黃帝曰刺血絡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濁者何也血出清而半爲汁者何也發鍼而腫者何也血出若

多若少。而面色蒼蒼者何也。發鍼而面色不變而煩悗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動搖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脈氣盛而血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陽氣蓄積。久留而不瀉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新飲而液滲于絡。而未合和于血也。故血出而汁別焉。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為腫。陰氣積于陽。其氣因於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瀉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悗者。刺絡而虛經。虛經之屬于陰者。陰脫。故煩悶。陰陽相得而合為痹者。此為

內溢于經，外注于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

此詳言刺血絡而其應異者之義也。所邪不可入邪也。奇邪在各篇不一本經口問篇亦有奇邪二字下口問篇奇邪走空竅而此則奇邪走于血脈也奇邪不在于經，故在于血絡也。然有刺血絡而仆者何也？正以脈有氣盛而血虛者，必寫其氣以補其血，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也。有刺血絡而血出濃射者何也？正以血氣俱盛而內焉陰氣多者，其血必滑，故刺之則射也。有刺血絡而血出甚少且黑色而濁者何也？正以陽氣蓄積久留不寫，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也。有動

血絡而血出最汁內有半清汁者何也正以新飲之液而液滲血絡未得合和于血故血出而半為汁也　有刺血絡而發鍼乃腫者何也正以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為腫陰氣積于陽分其氣聚于血絡之中故刺之時血尚未出而氣乃先行所以發鍼而腫也　有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然似有脫色者何也正以營衛二氣暫時相得尚未和合因而寫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其色脫而蒼蒼然也　有刺血絡而血出多色不變然內焉煩悶者何也正以刺絡而經虛其經之屬于陰者陰脫故煩悗也　有刺血絡出血已多而其身

不動搖者何也正以營衛相得合成痺病者此其邪氣內淫于經外注于絡則陰陽俱以邪氣而有餘雖血多出而弗能虛所以不至動搖也

黃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脉者盛堅横以赤上下無常處小者如鍼大者如筯則而寫之萬全也故無失數矣失數而反各如其度同刺例

此言視血絡之法也相視也血絡者必盛且堅及横以赤其上下無有常處小如鍼而大如筋必側其鍼以迎而寫之可以萬全故無失上文刺血絡之術數也若失其術數而與法相反則凡或仆或附等證各如其度以

相應矣

黃帝曰鍼入而肉著何也岐伯曰熱氣因于鍼則鍼熱熱則肉著于鍼故堅焉著着同

此言鍼入而肉之所以着也蓋以鍼入于內內中熱氣溫之下鍼則鍼熱鍼熱則肉着于鍼故不惟熱而又堅不可拔也

陰陽清濁第四十陰陽者陰經陽經也陰經受清氣陽經受濁氣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氣苟能若一則天下爲一矣惡有亂者乎黃帝曰余聞一人非問

天下之衆歧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衆亦有亂人其合爲一耳（衆去声　夫音扶）

此言人之血氣不能爲一所以有亂氣也經水篇言人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合爲十二經脉以應十二經水如足太陽外合于清水而内屬于膀胱足少陽外合于渭水而内屬于膽之類是也所以十二經合于五行五行別爲五色今與十二經水而相應則五色各異清濁必不相同矣倘其間有人之氣血如一無清無濁則欲分而應彼十二經水也奈何伯言人合之氣血必不能合之而爲一也苟人之氣血可以爲一則推之天下皆可

以爲一矣。惡有氣血之亂者乎。此遂言余之所問。止就一人之身耳。非問天下之衆也。言自一人之身而言。必有亂氣。猶天下之衆必有亂也。其理可合之爲一耳。故知天下必有亂人。則一人必有亂氣也。此焉得謂氣血爲一哉。所以必與經水之清濁不同者。而相應也

黃帝曰。願聞人氣之清濁。岐伯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濁者。則下行。清濁相干。命曰亂氣

此承上文而言亂氣之義。自其清濁相干者成之也。大

凡人身之氣始時受穀氣者六府也其府為濁從而穀氣化為精微之氣從上而出則為此精微之氣亦五藏也其藏為清惟清者注之于陰經正所謂精微之氣也府濁者注之于陽經正所謂渣穢之物也然清濁本非二物而陰陽互相為用其陽經之濁中有清者上出于咽喉本經憂恚無言篇言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人之後喉通于六府俗謂之食喉）其陰經之清中有濁者則其氣下憂恚無言篇言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人之前喉通于五藏俗謂之氣喉）此喉嚨所以出清氣而濁者則下降也由下節觀之則喉嚨為上而十二經皆為下耳惟陰與陽不升降則清

與濁始相犯。而氣之所以有亂者也

黃帝曰。夫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清濁別之奈何。岐伯曰。氣之大別。清者上注于肺。濁者下走于胃。胃之清氣上出于口。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內積于海（前別字音鱉。次別字如字）

此承上文而明陰經清而陽經濁。濁中有清。而清中有濁之義也。蓋氣之大別而分者。受氣者清。故清者上注于肺。肺為陰。所以曰受氣者清。而清者注陰也。受穀者濁。故濁者下走于胃。所以曰受穀者濁。而濁者注陽也。且胃之清氣。上出于口。即咽喉為水穀之道路。所以曰

濁而清者上出于咽也肺之濁氣下注于十二經而內積于膻中之氣海即喉嚨爲氣之上下所以曰清而濁者則下行也焉得謂清濁爲無別耶

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獨甚乎岐伯曰手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

此言陽經受濁而小腸爲尤濁陰經受清而肺經爲尤清然陰經雖皆受清而脾則亦受其濁也所以問諸陽經皆受濁氣何陽經獨受濁氣之甚耶伯言手太陽小腸經者則上承胃之所受脾之所以其水穀尚未及分而穢

汗俱在此所以獨受陽經之最濁者也其爲濁之濁也

且諸陰經皆受清氣何陰經偏受清氣之甚惟手太陰肺經則爲五藏之華蓋獨受陰經之最清者也故肺經之清氣上走于空竅之中而其濁氣下行于十二經及内積于膻中之氣海則肺最居上所以獨受陰經之清也其爲清之清乎然諸陰皆受清氣惟足太陰脾經則胃中濁氣賴以運化所謂獨受其濁也其爲清中之濁乎

黄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濇此氣之常也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

者以數調之也

此言刺清濁者必分陰陽諸經而刺清濁相干則以術數而調之也清氣屬陰故陰經必清其氣必滑濁氣屬陽故陽經必濁其氣必濇此乃氣之常也然陰者主裏既曰清而濁者則下行又曰肺之濁氣下行諸經故凡刺陰經者必深其鍼而久留之陽者主表既曰濁而清者上出于咽又曰胃之清氣上出于口故凡刺陽經者必淺其鍼而疾去之其或清者不升而濁者不降乃清濁相干也當以術數而調之陰經或淺而疾之陽經或深而留之不可以爲常也乃一時權變之宜耳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日者卽曆書之十日也月者卽曆書之一月也天與人之

陰陽相合而足經應凡手經應日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之于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天爲陽地爲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下者爲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爲陽

此言人身之陰陽合于天之陰陽也積陽爲天故天爲陽積陰爲地故地爲陰日爲陽之精而曆家紀日者以之月爲陰之精而曆家紀月者以之其以人之身而合之日月者奈何伯言人身腰已上爲天腰已下爲地際

六微旨大論云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天氣六之分人氣從之王註云天樞穴在臍之兩旁天樞正當身之中分應天分下分應地中分際氣交天地之氣交合之際所謂之氣交唯腰已上為天。則體在腰之上者為天屬陽也唯腰已下為地則體在腰之下者為地屬陰也故足者腰之下也足有三陽三陰左右共十二經則與十二月而相應正以十二月者。十二支為陰也蓋月生于水水與月皆為陰宜足之在下為陰者應之也手者腰之上也手有十指則與十日而相應蓋月之內有三旬每旬計十日正以每旬者乃十干為陽也蓋日生于火火與日皆為陽宜手之在上為陽者應之也

黃帝曰合之于脉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

此言足之十二經合十二月之十二支者以其皆為陰也夫十二月間以其屬十二支而為陰矣然自正月以

至六月。為陰中之入陽。自七月以至十二月。為陰中之陰。但前六月之正二三月。又為陰中之少陽。故屬左足之三陽。四五六月。為陰中之太陽。故屬右足之三陽。是以正月建寅。為陽之生。主左足之少陽。乃膽經脈氣所屬也。六月建未。則主右足之少陽。兩足第四指脈氣所行。二月建卯。主左足之太陽。蓋自少而之太。乃膀胱經脈氣所屬也。五月建午。則主右足之太陽。兩足小指外側脈氣所行。三月建辰。主左足之陽明。胃經脈氣所屬也。四月建巳。則為右足之陽明。兩足中指脈氣所行。月陽明之義謂何。正以正二五六月。為少陽太陽。三四月居於其中。則彼兩陽合明于

其前故曰陽明也　其後七月八月九月為陰中之陰故屬右足之三陰十月十一二月為陰盡陽生故屬左足之三陰是以七月建申為陰之生主右足之少陰乃腎經脉氣所行也十二月建丑則為左足之少陰兩足心出內踝已上脉氣所行八月建酉主右足之太陰乃脾經脉氣所行也十一月建子則為左足之太陰兩足大指內側已上脉氣所行九月建戌主右足之厥陰乃肝經脉氣所行也十月建亥則為左足之厥陰兩足大指外側已上脉氣所行且厥陰之義謂何正以七月八月為陰之初生而十一十二月為陽之初生惟九十月則為兩陰之盡故曰厥陰也厥者盡也

甲主左手之少陽巳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并合故爲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

此言手之十指合十日之十干者以其皆爲陽也夫十日固以其爲十干而爲陽矣然自甲至巳爲陽中之陽而自庚至癸爲陽中之陰是以甲日主左手之少陽乃三焦經脈氣所行也而巳日則主右手之少陽（兩手第四指外側巳上脈氣所行）乙日主左手之太陽以乙少之太乃小腸經脈氣所行也而戊日則當右手之太陽（兩手小指外側巳上脈氣所行）丙

日屬左手之陽明。乃大腸經脈氣所行也。而丁日則屬右手之陽明（兩手次指已上脉氣所行）所謂陽明者，以少太二陽合火并合也。庚日主右手之少陰，乃心經脈氣所行也。而癸日則屬左手之少陰（兩手小指內廉上脉氣所行）辛日主右手之太陰，乃肺經脈氣所行也。而壬日則屬左手之太陰（兩手大指內側已上脉氣所行）自壬至丙，皆屬左手；自丁至辛，皆屬右手。手之十指所屬者如此。

手十指以應十日之圖

南 右
西 右
北 左
東 左

陽明 陽明 太陽 少陽 太陰 太陰 少陰 少陰 少陽 太陽

手右 手右 手右 手右 手右 手左 手左 手左 手左 手左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乙

手 十指 應 十日

足十二經以應十二月之圖

手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者爲陽腰以下者爲陰其於五藏也心爲陽中之太陽肺爲陽中之少陰肝爲陰中之少陽脾爲陰中之至陰腎爲陰中之太陰

此結上文手足所屬之干支左右各有陰陽少太之義而至于五藏在人亦有陰陽少太之義也夫由足之下二經脉應十二月之十二支者觀之則正月左足少陽二月左足太陽三月左足陽明四月右足陽明五月右足太陽六月右足少陽則是足之屬陽經者正以足本

爲陰。而陽經屬焉。乃陰中之少陽也。七月右足少陰。八月右足太陰。九月右足厥陰。十月左足厥陰。十一月左足太陰。十二月左足少陰。則是足之屬陰經者。正以足本爲陰。而陰經屬焉。乃陰中之太陰也。

由上文手之十指。應十日之十干者觀之。則甲主左手之少陽。己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則是手之屬陽經者。正以手本爲陽。而陽經屬焉。乃陽中之太陽也。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則是手之屬陰經者。正以手本爲陽。而陰經屬

焉。乃陽中之少陰也。夫曰手者。雖腰以上。而凡腰以上者。不止于手。皆為陽也。夫曰足者。雖腰以下。而凡腰以下者。不止于足。皆為陰也。其在内之五藏亦然。心肺居膈之上。本為陽也。然心為牡藏為陽中之太陽。肺為牝藏為陽中之少陰。脾肝腎居膈之下。本為陰也。然肝為牝藏為陰中之少陽。脾為牝藏為陰中之至陰。腎為牝藏為陰中之太陰。蓋以陰陽之大義。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中有太有少。陽中有太有少。故分之為陰陽者。其妙有如是夫

黄帝曰。以治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

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

此言足之十二經。應十二月。其左右足各有陰陽所屬。刺之者。當知所慎也。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足之少陽太陽陽明。故用鍼者。無刺左足之三陽經也。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足之陽明太陽少陽。故用鍼者。無刺右足之三陽經也。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足之少陰太陰厥陰。故用鍼者。無刺右足之三陰經也。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足之厥陰太陰少陰。故用鍼者。無

刺左足之三陰經也。夫足之十二經。當知慎刺。手十二月者如此。則甲乙丙日。不可以刺左手之少陽太陽明。丁戊巳日。不可以刺右手之陽明太陽少陽。庚辛日不可以刺右手之少陰太陰。壬癸日。不可以刺左手之太陰少陰者。可類推矣

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爲甲乙木。主春。春者蒼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爲左手之少陽。不合于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按數之可十四句又見素問陰陽離合論五運行大論

此承上文而言手經之屬十干者。乃天地之陰陽。而非四時所次之陰陽。正以陰陽之義。至賾而不可窮也。帝問五行以東方甲乙木。主于時則為春。其色為蒼。其藏主肝。肝者屬足厥陰也。今乃以甲日屬左手之少陽。乃三焦經。而不以屬之肝經。則是數有不合也。伯言臣之所列陰陽者。乃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次相列之陰陽也。由此觀之。則陰陽者。在四時五行。因甲乙屬肝。而在天地之陰陽。則又可以三焦屬甲。甲與三焦皆少陽。故陰陽各有名色所屬。而無形體可泥。數之可十者。此陰陽也。推之而倍十為百。亦不外是。散之而可千

者。此陰陽也。推之而倍千爲萬。亦不外是。變化無窮。眞妙矣哉

病傳第四十二 篇內大氣入藏。先發于何藏。何日傳何藏。即素問病傳論之所謂病傳也。故以病傳名篇。然素問以論標本病傳爲一篇。本經以病本論標本。以病傳論病之所傳。分爲二篇

黃帝曰。余受九鍼于夫子。而私覽于諸方。或有導引行氣蹻摩灸熨刺焫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曰。諸方者。衆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 蹻摩同素問移精變氣論治之極于一。得傳旨。此同旨

此言諸方可行于衆病。非行于一人。然守一可以御萬也。諸方者。或導引行氣。或蹻足。或按摩。或用灸。或用熨

又用刺或用焫或飲藥爲醫工者可獨守一法而行之抑亦盡識而行之伯言諸方者所以治衆人之病病有不同故治之亦異也豈必于一人之病而盡用之哉故帝悟諸方雖行于衆病而醫工當知乎守一守一者合諸方而盡明之各守其一而勿失也庶于萬物之病可以畢治而無誤矣然守一之理帝能言之而其要在乎生神妙哉神之爲一也下文伯始及之

今余聞陰陽之要虛實之理傾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之變化淫傳絶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要乎哉問道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與俱

成敗將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傳于子孫。黃帝曰。何謂日醒。岐伯曰。明于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黃帝曰。何謂夜瞑。岐伯曰。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折毛發理。正氣橫傾。淫邪泮衍。血脉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此言守一之古。在于守道以生神。故明晴其狀。而大病當知也。按神之義表有指人身之血氣者如素問八正神明論所謂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亦指人身自有神氣而言者如上古天真論所謂形與神俱持精全神調經論所謂神有餘有不足本經九鍼十二原所謂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本神篇所謂則精析將謂之比怵惕思慮則傷神也有指醫工之機志言有如入正脈形論所謂精言[illegible]神了神則指上工之心以有如足出有自醫工本作所以言行如終

始篇所謂專意一神。寶命全形篇所謂一曰治神者指未鍼之時而言。又如九鍼十二原所謂神在秋毫神屬勿去。寶命全形篇鍼解篇所謂神無營於衆物者用鍼之時而言也。有自病人神氣言者如九鍼十二原所謂上守神。終始篇所謂以移其神。八正神明[illegible]所謂[illegible]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illegible][illegible]篇所謂正其神。制其神也。有自貧揚賢上言者。如邪氣藏府病形篇所謂知其病命曰神也。又自道之神妙而言。如天元紀大論所謂陰陽不測謂之神。然亦可以皆貧揚神聖而言也。若此篇所謂神與俱成。神自得之。生神之理乃就醫工之精神心法鍼法而統言之也。必神之生然後可以行諸方。故謂之曰守一帝問病有陰陽虛實及傾移之過大抵內經謂病爲有過可治之屬。凡病有可治之類余皆聞之。然有變化不測。浸淫相傳。以至于絕敗而不可治者。乃余之未聞也。是帝本以大病難知爲疑。而伯乃以上文守一之旨爲荅。遂嘆道之有要。明者爲醒

而瞻者爲嗔果能佩而服之則神自生而與道俱成又能終身服之則神自生而與法俱得然此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以傳之天下後世盡上達必由心悟可以待其人而後行也雖子孫亦不可傳之猶梓匠輪輿能使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故父不得以私諸子也凡明此道者如惑之解如醉之醒凡謂昭乎如日醒也但惑與醉二端可着得醒字故借言之味此道者如病之痊無聲雖聞如雲之漠無形可據是謂瘥乎其如夜暝也何也凡病之變化滙傳杞敗而不可治者其毫已淅腠理開正與氣橫傾邪氣泮衍大邪入藏而腑臟下傳六分步久斷生者非有守一

之徹。烏能治若病哉

黃帝曰。大氣入藏奈何。岐伯曰。病先發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三日脇支痛。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此承上文而言大氣入藏者。即五藏之相乘為傳。遂以心之病傳者而先言之也。大氣入藏者。即素問標本病傳論之所謂病傳也。夫病傳者。病若先發于心。心其證先心痛。以藏與通于心也。故火來乘金。一日即傳之于肺。其證當為欬。以肺之變動為欬也。又三日。則四日矣。金

來乘木傳之于肝。其證當脇支痛以肝脉循脇肋也。又五日則八日矣木來乘土傳之于脾其證當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以脾主肉而肉重也。又三日則十一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屬水。而冬之夜半其水尤旺。水尅火故冬死于夜半。夏屬火而夏之日中其火尤勝。令心火已絕。火不能持。故夏死于日中也。按素問言病重傳古藏其實病即藏之病也蓋素問承上文甚者獨行而言耳

病先發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按本篇傳論云肺喘欬三日而脇支痛一日身重體痛五日而脹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此言邪氣入肺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先發于肺其證當爲喘爲欬過三日則金來乘木傳之于肝其證當脇支滿痛又一日則四日矣木來乘土傳之于脾其證當身重體痛又五日則九日矣脾邪乘胃其證當爲脹又十日則十九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日入在申時雖屬金金衰不能扶也故冬死于日入夏之日出在寅木旺火生肺氣已絕非火盛而死故夏死于日出也

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標本病傳論云肝病頭目眩脇支三日體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小腹痛脛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蚤當從早

此言邪氣入肝。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先發于肝。其證當頭目眩。而脇支滿。過三日。則木來乘土。傳之于脾。其證當體重身痛。又五日。則八日矣。脾傳于胃府。其證當爲脹。又三日。則十一日矣。則土來乘水。傳之于腎。其證當腰脊小腹俱痛。脛中覺痠。正以腎脉起于足。循腨內出膕內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又腰爲腎之府。故病如是也。又三日。則十四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日入在申。以金旺木衰。故冬死于日入。夏之早食在卯。以木旺亦不能扶。故夏死于早食也。

病先發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

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按本病傳論云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胎筋痛小便閉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此言邪氣入脾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先發于脾其證當身痛體重一日而自傳于胃府其證當爲脹又二日則三日矣土來乘水乃傳于腎其證當少腹腰脊痛而脛痠也又三日則六日矣腎自傳于伏膂之脉膀胱之府其證當背胎筋痛而小便亦閉也又十日則十六日矣其病不已死但冬之人定在亥以土不勝水故冬死于人定夏之晏食在寅以木來尅土故夏死于晏食也

病先發于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心

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按本病傳論云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痛骭痠三日背膂筋痛小便閉五日身體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昳徒結切

此言邪氣入胃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胃病者其證當脹滿五日則胃傳于腎其證當少腹腰脊痛而骭痠也又三日則八日矣腎病自傳于膂其證當背膂筋痛而小便自閉也又五日則十三日矣又上而傳之于心其證當心痛也又二日則十五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半夜屬子土不勝水故冬死于夜半夏之日昳在未土氣正衰故夏死于日昳也按樞本病傳論云五日身體重則與此五日而上之心者不同又六日不已死與此二日不已死亦不同下節大抵皆然

病先發于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小腸本病傳論云腎病少腹腰脊痛骱痠三日䏚筋痛小便閉一日腹脹三日兩脇支痛二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此言邪氣入腎。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者其證當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則自傳于膀胱之府。其下當背䏚筋痛而小便亦閉也。又三日則六日矣。乃水來克火。膀胱上而之心。其證當心痛也。又三日則九日矣。心自傳小腸之府。其證當小腹脹也。又二日則十一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大明在寅末。夏之晏晡以向昏。土能尅水。故冬死于大晨而夏死于晏晡也。

病先發于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illegible]本病傳論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䯒痠一日腹脹一日身體痛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

此言邪入膀胱。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膀胱病者。其證當小便閉。五日。則自傳于腎。其證當少腹脹。腰脊痛而䯒痠也。又一日。則六日矣。水來乘火。腎傳之小腸。其證當小腹脹也。又一日。則七日矣。又傳之于心。其證當心痛也。又二日。則十日矣。其病不已。死。但冬之雞鳴在丑。土尅水。故冬死于雞鳴。夏之下晡在申。金衰不能生水。故夏死于下晡也。

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間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也。標本病傳論同。按難經五十三難云。傳者死。間藏者生。與此篇大義同。

此結言相傳而爲甚者死。不可刺。間藏而爲生者可刺之也。諸經之病。皆有相尅之次。是相傳爲病之甚。甚者獨行。故有死期。不可刺。若間傳而爲相生。則間一藏爲始。及三四藏。是乃相生之次。所謂間者幷行。乃可刺以治之也。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內有淫邪泮衍。使人卧不得安而發夢。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淫邪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

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甚（當作盛）則夢墮；盛（當作甚）飢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與同）。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按陰氣盛至肺氣盛，又見素問脈要精微論，外方盛衰論亦有諸夢）

此承前篇而訓淫邪泮衍之義，凡以藏府十二盛之發夢者言之也。淫邪者，非另有其邪，即後篇燥濕寒暑風

甬之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及淫于藏府以流篇之大氣入藏也與營爲陰氣衛爲陽氣者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多發爲夢此邪淫之于府則府主外其外爲有餘而內則不足此邪淫之于藏則藏主內其內常有餘而外則不足試以有餘者觀之陰氣者營氣也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有恐懼之狀蓋大水屬陰故也陽氣者衛氣也衛氣盛則夢見大火而有燔焫之勢蓋大火屬陽故也若陰陽俱盛則營衛二氣皆盛也內外有餘陰陽相爭其夢主于相殺毀手部屬陽故上部邪盛則夢飛揚足部屬陰故下部邪盛則夢墮

墜。如饑至太甚則夢有所取。如飽至太甚則夢有所與。肝之邪盛則夢多怒。以肝之志爲怒也。肺之邪盛則夢恐懼哭泣而飛揚。以肺之聲爲哭也。心之邪盛則夢善笑而恐畏。以心之聲爲笑。而其志主于憂也。脾之邪盛。則夢歌樂。及體重不能舉。以脾之聲爲歌。而其體主肉也。腎之邪盛。則夢腰脊兩解不相連。以腰爲腎之府也。凡此十二盛者。在府則有餘于外。在藏則有餘于內。凡有夢至時。即知其邪之在何藏府。遂用鍼以寫之。其邪可立已矣。蓋府受寫府。藏受寫藏也

厥氣客于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

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于膽則夢鬬訟自刳客於陰器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窌苑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䐈則夢溲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窌力交切

此舉藏府之十五不足而發之爲夢者言之也厥氣者即下篇之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凡藏府內傷之邪也其邪氣客于心則夢見山林煙火以心爲火也邪氣客於

肺則夢飛揚及金鐵之奇物以肺屬金也邪氣客于肝則夢見山林樹木以肝屬木也邪氣客于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以脾屬土也邪氣客于腎則夢臨于深淵或没居于水中以腎屬水也邪氣客于膀胱則夢出遊行以膀胱經循行頭項脊腰脂足也邪氣客於胃則夢飲食以胃主納食也邪氣客于大腸則夢田野以大腸爲傳道之官其曲折廣大似田野也邪氣客於小腸則夢會聚之邑居或衝要之道衢以小腸爲受盛之官其物之所聚似邑衢也邪氣客於膽則夢鬬訟自刳以膽屬木脚土也與肉木能尅土而肉傷也邪氣客於

陰器則夢接內以陰器為作強之官也邪氣客於項則夢斬首以項為邪所傷也邪氣客於足脛則夢行走不能前及居深地窌苑中以脛為邪所傷行走不能也邪氣客於股肱則夢禮節拜起以拜起主于股肱也邪氣客于胞䐈以膀胱為胞䐈之室而胞䐈在膀胱之內故邪客之則溲便也凡此十五不足者在府則不足于內在藏則不足于外凡有夢至時即知其邪之在何藏府遂用鍼以補之其邪可立已矣藏府虛補藏藏虛補府

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第四十四 內有一日分為四時故名篇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濕寒暑風雨陰陽

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時之氣使然黃帝曰願聞四時之氣岐伯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為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居於身故甚也（長上）

此言百病皆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之由也夫百病必始于外感內傷故燥濕寒暑風雨者外感也陰陽喜怒飲食居處者內傷也邪氣相合于藏而病形成得其分藏

而病名別然病雖不同大抵旦慧晝安夕加夜甚帝之所以然也伯言一日之間合于四時之氣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半夜爲冬故人氣者衛氣也衛氣爲陽氣朝則出于目行足太陽經之睛明穴以行于足手陽經其氣始生于朝故病氣者邪氣也邪氣不能敵人衛氣而旦時乃爽慧焉日中則衛氣漸長而能勝邪故能安夕則衛氣行于陽經者周而將入于陰經其氣始衰彼邪氣勝衛氣而始生故病加夜半則衛氣行于陰經全入于藏彼邪氣獨居于身故身不能支而病甚也人氣行衛氣之義見素問生氣通天論及本經衛氣行篇

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藏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為工逆者為粗

此言病有不應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之由而惟上工則能順其時也帝疑病有旦晝或加或甚而夕夜或慧或安者故伯言此乃藏氣獨主其病而不應一日分為四時之氣也如脾病不能勝旦之木肺病不能勝晝之火肝病不能勝夕之金心病不能勝夜之水故為加為甚也若人之藏氣能勝時之氣如肺氣能勝旦之木腎氣

能勝晝之火心氣能勝夕之金肺氣不能勝夜之水故不
于慧且安也治之者能順其時如脾病不能勝旦之木
則補脾而瀉肝肺病不能勝晝之火則補肺而瀉心肝
病不能勝夕之金則補肝而瀉肺心病不能勝夜之水
則補心而瀉腎斯病可與期也彼粗工者則逆之而已
惡足以知此

黃帝曰善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數岐伯曰人
有五藏五藏有五變五變有五輸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
五時黃帝曰願聞五變岐伯曰肝爲牡藏其色青其時春
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爲牡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

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為牝藏。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為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時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腎為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謂五變。黃帝曰。以主五輸奈何歟。岐伯曰。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滎。時主夏。夏刺輸。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

此詳言刺五藏者有五變。五變主于五輸也。法有不同之謂變。五輸者。即井滎輸經合也。刺五藏而有五變者。以五藏有不同也。肝為陰中之陽。心為陽中之陽。故皆稱曰牡藏。脾為陰中之至陰。肺為陽中之陰。腎為陰中

之陰故皆稱曰牝藏此各藏之曰色曰時曰音曰味曰
日不同如此是之謂五變也然五變主于五輸者何也
蓋五藏主于冬故凡病在于藏者必取五藏之井如肝
取大敦心取少衝之類色主于春故凡病在于色者必
取五藏之滎如肝取行間心取少府之類時主于夏故
凡病時間時甚者必取五藏之輸如肝取太衝心取神
門之類音主于長夏故凡病在于音者必取五藏之經
如肝取中封心取靈道之類味主于秋故凡病在于胃
及飲食不節得病者必取五藏之合如肝取曲泉心取
少海之類是之謂五變以主五輸所謂五五二十五輸

以應五臟者如此

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輸按後世陰[illegible][illegible]陽[illegible]之俞即爲原除經脈并下原故治原即所以治俞今考此節當以穴治之可以代原則後世以俞穴代之者非經旨也

此言六府之原穴不應五時而以經合之遂成三十六輸之數也帝疑五藏無原穴六府有原穴今治之者乃刺五俞而不及原則前原與五時何合而於以足六輸之數伯言非滎輸經合合于五時惟六府之原獨不應于五時故治病者以經穴合之如大腸取合谷之類以應六輸之數故六六三十六輸而治府之法在是矣

黃帝曰。何謂藏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聞其故。歧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病變于色者取之滎。病時間時甚者取之輸。病變于音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于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

此申言五變治五輸之義也 本節釋義已具上第三節中

外揣第四十五 內有司內揣外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授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者。始于一。而終于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蓋。恍惚無窮。流溢

無極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雜之毫毛渾束為一可乎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焉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鍼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為一乎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黃帝曰窘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內外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故遠者

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刺節真邪論及素問靈蘭秘典論皆載此字）

此言九鍼之要欲渾束為一者唯至明而已夫九鍼者其小無內其大無外其深不可以為下其高不可以為蓋惚惚恍恍其妙無窮流溢漫散其流無極上合天道四時中合人事然而未得其要道茲欲雜如毫毛之禁者而渾束為一帝之所以問也伯言鍼道固然治國亦然皆有要道務使小大深淺合之而為一焉可也觀之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失其聲故一動搖之間則相應相和而盡得其情矣帝

知伯之所言不過至明以察陰陽而已乃言人身之陰陽雖昭昭小明亦不可敵正以其不失陰陽之義也惟合陰陽而察之切陰陽而驗之見陰陽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則據五音五色而五藏盡明矣設使五音不能彰五色不能明則陰陽不明而五藏在人身者如水波蕩然紊亂無紀故必知内外有相襲之妙真若桴鼓聲響形影之相合則人身之音與色是之謂遠可以言外也而即外可以揣五藏之在内者人身之五藏是之謂近可以言内也而即内可以揣音與色之在外者此乃陰陽之極天地之蓋不可以輕泄之也

五卷終